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録卷三十三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詹事府

詹事府在皇城東玉河岸上初設東宮官屬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副使同知左右率府事諭德贊善文學中舍正字侍正洗馬庶子等官皆以勲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已又改贊善為贊

善大夫設贊讀洪武十年置通事司設司令司丞尋革十四年設左右司直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設大學士又置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二十二年以各衙門無所統屬始置詹事院二十三年設校書二十五年改院為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列署府中府設詹事一員少詹事二員府丞一員主簿一員錄事二員左右春坊設大學士各一員左右庶子各一員左右諭德各一員左右中允各二員左右贊善各二員左右司直郎各二員

司經局設洗馬二員校書二員正字二員二十九年添設春坊左右淸紀郎各一員左右司諫各一員通事舍人二員皆以侍從輔導東宮為職左右春坊則專典東宮上奏請下啓箋講讀之事司直郎掌彈劾糾舉淸紀郎佐之司諫掌箴誨鑒戒之事以拾遺補過洗馬掌收貯經史子集刋輯圖書立正本副本貯本以備進覽校書正字掌繕寫裝潢並詮其訛謬調其音切以助洗馬主簿晉勾會文移檢稽脫失錄事佐之通事舍人典東

宮朝參謁辭見之禮與承令勞問之事而皆統之於本府

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諸王皇太子居文華堂諸儒專經面授分番進直迭班侍從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畧古今紬繹文學其時東宮官皆勲舊大臣兼領不別置後始設詹事院已更名府設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別署而詹事府總焉已令春坊翰林院日二人

進講尚書春秋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
書纂述終始大義為講章呈上覽已赴文華殿為
皇太子陳說太子三師三少詹事府鴻臚寺官各
一人侍名則同入有留身獨進者給事中司直清
紀即劾而上日所處分府部軍國諸大務及撫諭
外藩恩禮坊局官日陳說於東宫已又選秀才張
宗濬等隨官僚分直文華殿侍讀畢進說民間利
害田里稼穡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賢諸故事尋

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充東宮官東宮官如庶子而上初制大臣兼領脩撰黎淳等九年考滿值英宗實録進呈以纂脩俱陞庶子諭德等官淳上言舊制無專領者乞以大臣兼之臣等仍翰林之職不許

明初因元人之制自太師至賔客皆無所關掌而詹事以下至於坊局始實為宮臣然洪武元年丞相善長達平章遇春帶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馮

勝帶詹事平章廖永忠趙鏞帶副詹事都督康茂才等帶左右率府使副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諭德中丞劉基章溢帶贊善大夫善長基溢理省臺幾事煩日不暇給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帥征討之不遑然則以虛名被之而已所日授經者宋濂葉耳洪武二十二年公馮勝傅友德領太師藍玉李景隆領太傅常昇侯孫恪領太保而尚書詹徽兼少保尚書楊靖領賓客亦不聞有關掌永樂

初以公李景隆邱福領太師朱能領太傅尚書蹇義金忠侍郎墨麟領少詹事而學士解縉等七人皆兼坊學士庶子諭德中允等官顧獨僧姚廣孝專為太子少師會上狩北京廣孝與義忠麟留輔太子學士楊士奇亦以諭德輟閣務輔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乃為虛銜

按宮僚自昔甚重唐馬周以位高恨不能為司議郎至後則太輕故元稹曰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

眊瞶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戍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左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縉紳恥之近制宫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可見其輕矣至宋時凡初改官者即得太子中允則其輕可見明制一作宫寮便比清卿其榮極矣夫此何官可以不尊崇此亦今勝於古也然明初必博選於諸寮而自穆宗以来祇為翰林循級之資則名雖重而實輕矣至於師傅之官古

人所重故有寧加太尉而不加太傅者後則總戎緹帥皆得為之雖無與於職業而使天子儲君人得而師保之亦一大辱也

王鏊儲教論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其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曰少傅曰少師與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以與居處出入者也

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國家之東宫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况祁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

進又況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徳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受尚書於

桓榮及為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詳論文學無虛日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覩其教令長至宴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有從學詩學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嘗如古制

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名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誦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起居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宮僚有失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邪人不使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

霍韜東宮聖學疏臣等伏蒙聖恩擢補東宮官僚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報効聖上獨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養睿資預備聖功之基惟曰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誡日陳於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

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飫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善言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切取古意繪為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東宫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曰文王世子視膳願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讓願皇太子黙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見東漢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茅茨土階願皇太子

知我祖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皇太子敦倫重儉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願皇太子知聖主嗇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難乃知小民之依不恣逸欲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皇太子知我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乃萬世太平之丕基也十一曰

西苑耕稼願皇太子知我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虞舜也十二曰西苑蠶桑願皇太子知我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家高宗訪道願皇太子知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傅説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皇上少垂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册或有少裨東宮作聖之資勑下内侍謹愿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册時進皇太子觀玩未用

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悟契自深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幾言無偽飾欲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人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堯大禹文王傅說及漢明帝桓榮或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大略未敢謂肖真也至於字畫惟儒士勞良相陳鈿按舊冊謄雖有差訛不敢洗

補臣等演說誤謬亦由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陳
罪狀伏乞聖明察臣等感激圖報之愚亮臣等獻
芹之悃恕臣等謬誤之故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
特賜内侍人員時進東宮睿覽
楊廷麟薦代東宮講讀疏臣蒙恩旨以充東宮講
讀官臣惟青宮妙選儒者至榮臣得與供事竭此
愚誠實出萬幸既退而思之皇上聰明天授慎擇
端良其為慮深且遠庶幾必得清剛讜直博學多

聞之士以充斯選而臣碌碌材質疎淺捫躬自慙
且以臣所知伏見司經局掌局事左春坊右諭德
兼翰林院侍讀臣黄道周學術貞醇品行端潔在
皇上巳鑒其清望即賢者久敬為人宗愛國之忠
出於誠懇自其始仕迨今十有六年守身樂貧書
史之外室無長物又博覽羣書究心經務古今諸
大典故靡不推研體察洞貫本末方之古人真德
秀胡安國之儔也使得與講讀之列必有正言正

事之效以臣方之萬不逮一臣不揣冒陳乞皇上
察臣至愚准臣辭免願以臣所任別簡道周必能
進仁義陳堯舜以無負皇上慎選至意即道周受
之天下以為不媿臣思畜力推能人臣之義偽讓
市名臣必不敢深念元良天下根本而正人世所
難得如臣下劣濫與清班徒使大儒未獲實用名
實之際臣實媿心儻蒙恩聽臣所請宮寀得賢良
之效微臣免曠望之譏實臣大願臣質辭讓能義

在為國非為道周也臣又考祖宗朝有洗馬司直司諫清紀等官所以隆副貳之儀廣正直之助也皇太子端位震宮歷有歲年謂宜禮取備員以敬曠典義資箴誦功裨高深四方聞之後世法之率祖敬德於古有光伏祈聖明留察勑部臣酌議別選充員萬年有道之長為益不小臣凡有勞勩義不卹私自審材分宜讓名賢區區之愚仰冀聖明省擇

崇禎丁丑秋皇太子出閣講讀預題侍班四人禮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王鐸屈可伸講讀六人禮侍方逢年宫諭項煜修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校書二人編修胡守恒楊士聰越數日項煜楊廷麟各上疏讓黄道周奉旨實圖供職不得矯讓於是閣臣張至發上揭極言之畧云公議推舉時於至聖先師之前齋心對越每人各出一名單擇其公同商確者入告彼時亦曾言

及道周清品但意見不無少偏如近日三罪四恥七不如疏中有不如鄭鄤等夫蔑倫杖母明旨煌煌鄤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為元良輔道乎文皇帝特簡王讓侍皇太子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原朕聞讓孝於親故擢用之今煜等謂賢如道周猶然格外煜有何德堪在選中是博讓賢之名而使臣等冒蔽賢之愆臣等所不任受也於是刑科給事中馮元飈出疏駁之曰臣聞聖王之世

公卿能讓其下皆讓是以風俗醇美冠攘不作逺
人賔服神聽和平傳曰讓者德之本孟子曰無辭
讓之心非人也斯道不明至於迺日大臣以訟受
服小人則而傚之奮臂相先不奪不止雖仗聖明
屢申奬抑辭榮崇讓人情所難日者皇上敦重元
良盛典肇舉而東宫講讀官楊廷麟等䟽請推良
自代及於坊臣黄道周夫道周者嫉惡已甚至清
無徒環名以来閉户却埽一時之人非不重之敬

之特以道周數忤執政引嫌畏足罕至其門二臣獨篤信舉知退然自下即使其言不必用自足砥礪末俗增輝盛典為皇上股肱輔弼之臣者謂宜深相嘉嘆風勸百寮而伏讀閣臣張至發等慎選心矢至公一疏若大不快於言者而併遷怒於道周則何也道周之賢閣臣固已言之矣事親至孝天下所知直諒多聞身無遺行所不足者惟以賦性高介不能隨時俛仰得當事大臣歡心耳閣臣

何心執之如讐一至於此若以其言之為罪則皇
上業已起田閭還其清秩數四面奏皆荷優容天
下萬世方頌為主聖臣直一大盛事而閣臣乃反
借此以怒道周嗟乎道周忠足以動聖主之鑒而
不能得執政之心臣恐天下萬世有以議閣臣之
得失也夫官僚濟濟豈盡講讀道周即不與選而
閣臣所選者亦既有項煜楊廷麟其人在二臣為
閣臣所選而能以讓賢自異不肯茍悅於閣臣自

臣而觀選者亦可以無愧臣所惜者皇上方欲懲貪而有一清者大臣又指以為偏皇上方欲抑競而有一讓者大臣又指以為矯以人事君之效將安望乎臣素恥雷同復羞搏擊但以公道所在自比他山伏望皇上特勅閣臣滌慮蠲私一更往轍以清讓為必可法以偏矯為必可取師濟之隆猶可立追也疏上不報元飈求去上留之

附記

黄少詹道周名對紀崇禎戊寅五月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具二疏其一疏言方一藻撫賞事與譜達不同其一疏言不必起復陳新甲為宣大總督如無人肯任巳願為之二疏繕録既成使班役赴會極門投進班役以黄方在枚卜不欲其上疏乃駕言會極門内監需索銀八兩以窘之黄不能應未幾楊嗣昌入閣黄復具一疏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繕完又付班役班役見枚卜之事巳畢遂

将二疏並投之至七月初五日上召閣臣来平臺又名五府六部協理都通大錦衣衛堂上官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官協理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来平臺名對閣臣楊嗣昌以人言未至中使遞趣始到日午宣入上常服坐門内輔臣薛國觀劉宇亮傅冠及新輔臣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各次第面恩訖黄道周奏臣註籍未見朝蒙宣名不敢不進上曰知道了上名吏部尚

書商周祚侍郎董羽宸及戶部署部事右侍郎許世蓋兵部輔臣楊嗣昌刑部尚書劉之鳳侍郎王命璿等各以該部職掌再四申飭訖上名黃道周道周跪上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聞時從經筵啟沃中畧知一二凡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天理人欲兩端耳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損一分天理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你三疏不先不後却在不點用之時可

謂無所為乎道周奏曰聖學淵微非臣所及若論
天人只是義利分别為利者以功名爵禄私之於
巳事事專為巳之私此是人欲為義者以天下國
家為心事事在天下國家上做便是天理臣三疏
皆是為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曾為一巳之功名
爵禄所以自信其初無所為上曰前月二十八日
准陳新甲何能當日成疏道周奏曰先時要推不
拘守制者巳知是新甲又嗣昌先薦他所以當日

草疏要上至未時已晚所以不上上曰三疏皆後時始上何為扼於時道周曰初欲上疏時因同鄉御史林蘭友科臣何楷有疏恐涉嫌疑上曰如今就没嫌疑麽道周曰臣所奏關天下綱常邊方大計如今不言若後時言之又怕無及所以不得不上前日言路若有言者則臣可以不言臣之有言臣不得已也上曰近来言路大開不拘何人言的當都是聽的原無避諱何為先時不言至簡用之

後方言道周曰先時既不可言至簡用後不得不言今日不言再無言之日且如高官厚祿誰則不樂臣緘默數時亦可叨冒升斗為先人誥命後人恩廕臣何苦捨自己之功名為他人之話柄臣所惜者千古之綱常名教臣何私之有涉上曰清原是美德但不可揚詡我太祖祖訓曰俗儒是古非今奸吏舞文弄法是此等人又曰且就清字言如伯夷是聖人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止叫做

廉不叫清道周奏陳文子大節不可觀夫子說他清夷齊大節可觀夫子所以說他是任上曰你說多有牽扯如前云子思子一生以誠明為本此句是了又云誠出於清仁出於誠不又隔了一層道周曰人有欲則不誠此誠字都從清来不清安得誠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此即誠生仁之說凡孝弟最篤實所以為仁之本有孝弟之人纔能經理天下發生萬物如不孝不弟的人無有根

本如何生得枝葉故說至誠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如無根本那有枝葉又奏云譬如綱常名教禮義亷恥皆是根本上事若無此根本豈做得事業也奏未畢楊嗣昌跪奏綱常二字不敢不剖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述在父子之首古之君臣是列國之君臣去此適彼故有辟色辟言之義今之君臣乃一統之君臣為臣子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即臣父母皆受君恩而無所逃

臣又逃於何所先朝楊榮蹇義侍祖宗三四十年無一日敢離左右故有奪情之舉天下咸亮之後来臣屢進屢退無侍上三四十年之事所以人不能亮且如成祖奪楊榮蹇義之情而竄給事中丁鈺世宗奪楊溥之情而罷廖昌臣入京聞黄道周品行學術為人所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上自謂不如鄭鄤臣始嘆息絶望上曰朕正要問他此事嗣昌奏人言禽獸

知毋而不知父今鄭鄤杖毋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彼還講甚麽綱常道周奏大臣聞言應當退避使人得畢其言漢唐以来故事諫官論執政者出聽諫官對仗讀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者上曰你說了多時候輔臣纔奏嗣昌奏臣為綱常名教不容不剖陳上曰卿才猷敏練原為時事多艱屢旨敦趣誠非得已這跡也不為奪情古時人情多無所為近日人情

各有所為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説古人邪説别是一般令人邪説直附於聖經賢傳之中關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奏臣生平恥言人過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今日在上前與嗣昌角口亦非體臣知為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上曰對君有體這本前邉引綱常後邉全是肆口潑罵道周曰何敢潑罵魏徵云臣願為良臣毋為忠臣疏中只有兩句説公子開方不省其親管仲比

之猳狗李定不持繼母服宋時比之人梟此兩句是臣過激幸遇明主纔敢直言上曰直言豈是潑罵道周曰人臣進言甚難管子云禮義亷恥國之四維所言綱常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亷恥者朝廷之禮義亷恥假如臣為一已之私只用緘默自取富貴何苦與他爭辯上曰你無端汚詆大臣又以大題目来說他不得不辯總是别有所為道周曰宋臣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所

不言如為論思則無不可言者臣為侍從論思之
臣與嗣昌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自少讀
書於今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於君親告於
妻子臣二十年躬耕手足胼胝四十喪親負土成
墳誠不忍見有奪情之事上曰既如此說又不如
鄭鄤是怎麽說道周曰匡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
禮貌孔子自云辭命吾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
鄭鄤上曰章子是不得于父豈鄭鄤杖母之比你

說不如鄭鄤是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未可因一人之言使主上不知是非之實上曰陳新甲先作兵道諳練軍情用之廵撫不幸有人倫之變不得不遣歸令日内外交訌不得不用他你說他走邪徑難道楊嗣昌一薦就是邪徑道周曰臣不識陳新甲但人心正則行皆正心邪則行皆邪且奪情一事在司馬堂猶可在内閣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為之猶可又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臣

不得不言臣今日不言使後有言者亦是臣今日之恥上曰如今的人有所為就在綱常名教道周曰自是陛下之綱常名教豈臣一人之私上曰朕正要再問你鄭鄤五倫盡絶昨日許曦等說他罪狀甚明不如雜職到有公論大小臣工到無公論這也可恥道周曰人若為功名富貴只當說鄭鄤不孝不弟依附權臣豈不立致通顯反說不如鄭鄤正是臣無所為宋人惡李元不丁母憂於孝子

徐積賜粟帛以風之臣如要救鄭鄤則嵇楊嗣昌非所以救鄭鄤也上默然道周曰方今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上曰我先師孔子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正卯當時亦稱聞人五罪有一不免孔子之誅令人多類於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所以夫子誅之臣平生孝友居心不敢不正毫不敢有私讀夫子書惟求不得罪於夫子上曰前以爾偏執稍示裁抑後

聞操守隨復賜環即前日那樣暑天勞頓之餘仍成一篇文字雖不切題才亦可用還要用你不圖這樣偏矯恣肆本當拿問念係講官姑著起去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你都是虛話一生學問止學得這佞口道周曰臣還將忠佞二字奏明夫人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的為佞豈讒諂面諛的為忠乎夫敢爭是非辯邪正者為佞豈不敢爭是

非辯邪正一味容悅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亦不明此從古為政之大戒望皇上體察上曰起来楊嗣昌曰皇上所諭誠是誅意之法道周亦冒盛名望求優容上曰這便是優容了上賜瓜果點心各官謝出復召田聽諭曰今内外交訌天災地震皆朕不才不能感發諸臣公忠為國之心不智不能辨是非邪正及不能宣布德化不武未能削平禍亂凡此皆朕之寡昧即朕之愆尤人心關係

國運世道一等機械存心的專於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纔簡用一大臣百般詆毀若論祖宗之法當如何處看來這賊冦却是易治衣冠之盜甚是難除以後再有這等的立置重典諸臣各宜洗滌肺腸消除意見共修職掌共享太平之福諸臣承旨起時詞臣趙士春劉同升亦上奪情疏下部議覆降三級照舊御札諭閣道周輕處趙劉重處蓋以趙劉二臣上疏在既有諭旨之後故欲重處

耳楊嗣昌惧道周復用急募人上疏糸之職方司郎中王陛新擢太僕寺少卿示其意於鄉試所售士刑部主事張若麒遂上擁戴不效怨望紛然一疏云頃者皇上憂軫時艱不憚煩勞召對之後大布王言諄諄然以正人心息邪說為治天下之大本原舉黨同伐異之隱情招權納賄之狡術無不見其肺肝直為道破而闢邪一義尤為千古之聖帝名賢所未嘗發一時之端人正士所不能言直

如日月當天妖狐莫遁消沮閉藏之態固已堪嘆
堪憐謂大家洗心以副明旨何意諸臣恃衆藐旨
造揑姦言歸過君上而無天無地無父無君一至
此極也以臣所聞數日以来天諭既頒羣黨籍籍
或擲抄傳之邸報而怒視或引不倫之遠事而詆
議通宵聚衆信口譏排未已也至有謂召對之日
黃道周犯顏批鱗古今未有而皇上為之理屈者
至有謂堅求一死而皇上左顧言他始終無如道

周何者要使古今未有之好話盡出自道周之口而凡可以歸過君父者無所不至盖倡之者飾六藝以文姦言務在假託道理以把持朝廷而顯行其呼朋引類之計一聞皇上下頂門之針遂大家喊呌謂老魔之赤幟既拔山魈之穢態難藏嚇騙不靈谿壑無幸遂至潑口横加毫無顧忌夫病之久者不加瞑眩不能立愈迷之甚者不牽猛索不知田頭伏乞皇上始終爲世道人心計目今舉國

如狂莫之敢指臣何敢畏其嶤鋒雷同不言以負清明疏上黄降六級調外楊嗣昌以知兵調張若麒為職方

少詹黄道周赦罪記詹事府少詹事黄石齋道周於崇禎庚午以編修上疏救錢華亭龍錫鐫級再上疏言事斥為民乙亥以薦起官允丙子陪推内閣丁丑六月陞春坊諭德以救鄭鄤為温體仁所糾十二月升少詹事辭不允戊寅陪推内閣八月

糾楊嗣昌陳新甲奪情降六級調外補江西斷事
庚辰四月江西廵撫解學龍入為少司馬例有薦
疏列道周名上以其黨並逮問至京二人並拜杖
闕前戸部主事葉廷秀疏救廷杖十二月監生凃
仲吉疏救廷杖並道周下詔獄刑部主事吳文㦗
以問遲杖六十辛巳五月出詔獄俱遣戍道周更
永戍至崇禎十五年壬午八月二十四日上御文
華後殿日講畢召閣臣周延儒等入後殿上手一

本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對讀書的好秀才上曰張溥已死張采小官科道官如何尚說他好延儒對他頗有胸中書亦會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惜之不然張溥已死說他亦無用上曰亦不免偏延儒對即黄道周皆有些偏只是曾讀書所以人人惜他上黙然德璟言前黄道周蒙皇上放他生還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皇上天恩赦回或量改

附近也好上微笑景昉言永遠充軍子孫要世世承當也極可憐延儒言道周在獄中尚寫許多書即向前章奏皆係親手寫的德璟言道周寫有孝經一百本每本有一篇文字各一樣共一百樣多是感頌聖德景昉言皇上表章孝經所以道周寫有一百本德璟言頃皇上問知樂之人即道周便知樂甡言道周無不慱通不止知樂且其清苦極不可及德璟言臣與道周同年他登第後多徒步

往來至今尚未有住屋最是清苦且子方十歲但得免其永戍便好延儒言道周也不在永戍不永戍就是讀書亦還用得上不答微笑而已翼日手勅云昨先生每面奏永戍黄道周清藻博學見今戍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釋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閣臣延儒等奏黄道周為人勵行力學是其所長偏執迂踈是其所短然而本心則願為

君子素矢忠孝者至於博通典籍貫串古今刻苦
廉隅摛詞吐藻實有一種人不能及足以感動人
心之處是以譽望蔚然但向来未經追琢每有任
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陶鎔閲巳甚悔前非
每日在獄手書孝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徳此
臣等皆得於目擊者近日恭覩皇上勤學好問稽
古考文臣等自慚固陋未能仰承萬一因思及道
周之博雅庶不愧詞臣職掌遂率陳奏伏蒙皇上

憐其貧苦鑒其改悔而軫及於人才當惜赦罪酌用斯真造化生成之恩天地覆載之量播之海内傳之奕世有不懽呼讚嘆我大聖人之舉動超出尋常萬萬者乎照得道周原職係詹事府少詹事今既蒙恩赦用當還其故秩以備史局編摩更足資其一得此則又非從道周起見也二十六日上諭吏兵二部永戍黄道周罪本應得念其清操力學尚堪策勵已經一番懲創想知悔改自新特准

赦罪復職以昭朕奬廉尚學宥過惜才之至意諭
下中外加額以為聖朝善政
少詹黄道周天恩至重疏臣自去歲臈月解綱重
生曁於今春束裝就伍仰戴日星俯循道路凡有
血氣俱感皇仁自揣殘年無可報主但得子孫永
世荷干戈禦魑魅足矣跼蹐載途阻風澤畔六閲
月始抵九江遠望辰陽尚三千里瘵瘧間發就醫
蕭寺沈綿六十日摧頽老病之身誤服截瘧止痢

之藥遂成委頓兩膝俱枯每念聖恩中宵揮涕謂臣廬墓十餘載乃不死於北司而死於江楚命也不圖十月朔日人從留都來傳邸報稱八月二十五日吏兵二部接出聖諭永戍黃道周罪所應得但其清操力學尚堪策勵已經懲創自當改過自新特准赦罪復職以昭朕獎廉尚學宥過惜才之至意特諭臣驚遽墜床起借香案匍匐叩頭隕越久之念自古人臣或以文才前席或以直聽名還

未有迂愚狂瞽如臣得起於戍籍申以華奬者也臣少孤貧長而傭書不知清操力學為何事但為人臣子宜硜硜如此耳幸當風動之時得更嚚頑之習雖損脰裂體不足為報然臣廢憊極矣當數年前筋力差健誠不自忖欲奮横草之勞塞素餐之報今年垂望六體經九折百病交侵一絲未絶而欲盡蓋前愆別圖後效徒足以招訾議增悲涕而已臣憶漢臣馬援病卧土窟中聞鼓角聲曳踵

延頸見者哀之宋臣范鎮劉安世在屬纊囈語猶以天下為念令臣未即死而委頓若此即欲匍匐以親鵷行扶携而售馬骨颷聖主之風尚賛海嶽之涓埃何可得乎臣智不如葵忠不如曝徒逢仁閔得遂首邱偷陰擊壤能復幾時度無可報陛下者惟願陛下歛福錫極在宥羣生力行仁義之方徐收忠信之效擇廉幹以辦封疆重守令以靖冦攘使塵氛蚤清蒼赤永賴臣雖晨夕溘就草露與

九原父母共啣結無窮臣下體已廢兩臂空存感
戴高深萬逾罔極乞容臣骸骨歸附邱隴為此力
疾哀懇辭謝不勝戰栗

春明夢餘録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明夢餘録卷三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顧重光

春明夢餘錄卷三十四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吏部

吏部在皇城之東宗人府下西向設尚書主天下官吏選授勲封考課之政令侍郎為之貳其屬初有四部曰總部曰司封曰司勲曰考功後改總部為選部又改選部為文選司司封為驗封司勲為稽勲考功仍舊俱稱

清吏司四司奉其職贊尚書之政令而部尚書首六卿
擬古之天官冢宰
文選掌天下文吏銓選注缺改調保舉推陞之事以署
職試職實授奠年資以裁革并省兼攝添設註選量繁
簡以薦舉起廢徵名達賢雋以帶俸添註寄恩冗以降
調除名馭罪過以官程課吏治以寧假悉人情凡入選
釐流品平注擢毋得相先後凡陞必考滿不待滿考曰
推陞類推上一人取旨單推上二人三品以上九卿及

僉都御史祭酒廷推上二人或三人内閣吏部尚書勑推上二人若三四人至五六人唯上命乃其後制王官不外調王姻不内授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僚屬有族人下避上傳陞乞陞者許執奏納粟馬銀不得銓府佐州縣正官

驗封掌封爵襲廕褒贈及吏算之事凡公侯伯勲烈外戚恩澤及闕里大宗各徵其誥劵適孽功罪封號以第其世流降除之等以土流馭裔官以誥勅授封贈以進

階貤封加贈追奪厲懲良以蔭敘錄任子以等級給散官以考撥差胥算以須知訓入官

稽勲掌勲級名籍喪制之事凡文官五品上始授勲百官黄類登之内府有故則除之凡三年喪解職糾奪喪禁短喪詭匿喪欽天監奔喪三月復父毋老七十鮮凡弟得終養更名有諱復姓無漏役名姓更復必登版

考功掌官吏考課黜陟之事凡内外官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引請九年通考奏請大臣不註考京官五品下已

亥年考不職者除名冠帶閑住致仕有差留用者有復職有降調四品上自陳外官辰戌丑未年考不職若留用者如之内外官有玏章若大臣自陳下者品其良不肖擬去留聽上王官考察如京官倉場庫官一年考廵檢二年考教官及流外冗官九年陟無過一等惟舉人教官得引選試陞陟無等京官七十外官六十五致仕其乞致仕者不限年諸請葬祭贈謚廕必按其滿考被劾與否傳公議以聞以閑劇量殿最以旌異廉政績以

貢舉搜遺逸以保留達民情以紀録懲慝過以謫戍糾罷閑官吏

用人之道莫備於周禮此萬世之凖也當其始也三歲大比則鄉大夫考德行道藝質諸比閭族黨就鄉先生而謀賔介帥其吏以禮賔焉曰賔興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曰選士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也而遂大夫之興甿明功

亦如之非是族也不在舉典司徒以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俾成德達材以益就於成大樂正造焉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德成材達者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而大司馬辨論之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是銓選之所始也於是乎大宰以八法而治官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蓋爵祿廢置予奪生殺具而治官者為已悉矣少宰又以六計獘吏治德詔爵功詔

禄能詔事久奠食而任焉月終小宰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而考之歲終考歲成太史典禮執簡記奉王歲事諸可諱惡者不諱以諫王王齋戒受諫王自考之道也司會以宰歲成質於天子宰齋戒受質宰自考之道也先自考敕正而後以正人也於是令百官各考其屬受其會聽其政事詔於王而廢置之司會逆焉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宰而

廢置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為誅賞八柄行焉夫其掄德行以虔始謹法柄以嚴中精考課以成終此成周之治所以舉無廢官官無廢事而卷阿棫樸之所以為盛也

三代而後能以成周之法用人者莫如明初當其創起淮甸正值天地閉賢人隱知庸碌者不可與圖治也乃輪旌束帛交馳於四方定金陵辟陳遇下鎮江聘秦從龍克婺州名許元胡翰克處州徵

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其同事幕中者皆一時之人傑也元年詔曰向干戈擾攘疆宇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匡大業於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懷才抱德之賢何隱而不列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與抑刑辟煩重人懷其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甘汩没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

穴之士能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三年

下開科詔曰朕特設科舉起天下抱才懷德之士

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相副其中選者朕

將親策於廷品學識命官焉超衆者顯擢使中外

文臣一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不與六年詔科

舉取士終浮文罷不設令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

文藝舉用又諭吏部曰古之帝王若商高宗若周

文王皆皇皇於版築鼓刀之賢豈其智不足哉以

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也鴻鵠之遠舉以六翮蛟龍之騰躍以鱗鬛人君之能致治以賢才為之輔今山林之士念豈無德行道藝之賢其令有司採舉禮遣赴京師朕將任用焉其時天下郡縣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又徵經明行修儒士三千七百餘人又詔來朝官各舉一人十七年復科舉法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是年冬即詔各布政司府

州縣官舉秀才人材必會同境内耆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著聞州里之人以充從鄰里保結命有司驗實蓋科薦並行十九年詔郡國舉經明行修之士諭禮部曰比有司舉士置耆年宿德不問而拔少俊覬後恩大詩也昔周文用吕尚而興秦穆違蹇叔而敗伏生既老白首傳經豈可槩以耄老而棄哉今郡國所舉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者於六部及布政按察司官使之

時孝廉人材及郡縣學所貢士若富戸耆民皆得見見稱旨即擢不次而國子生奉命廵列郡㢘官方吏治問民所疾苦還稱旨即擢用為行省參政僉事知府等官至有擢僉都御史者巳上謂吏部言朝廷懸爵禄待天下之士惟賢是用何可以資格限也資格者獨以為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居下位者不次用於是名萊州知府董俊尚書兵部寧波知府余文昇尚書工部是時宜興主簿

王復春守公不奉上上聞遣吏科庶吉士齎手勑往勞慰即擢為同知新化丞周舟以進士涖官有治行考最擢考功新化民詣闕願得留詔復任禮部宴賞之而遣當是時馭下用重典有贓罪懷印綬未煖輙被逮去非謫戍即門誅羅天下士之制甚設而不為君用之法亦特峻以深弛張闔闢以鼓鑄天下人材不循法故居職惴惴常恐不能奉法恤民以稱塞上意故當時之民出水火而藉衽

席繼以建文仁明在位信用名賢治幾刑措此能

師周禮之效也

冢宰

周禮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註

云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謂之太宰

漢初凡郡國舉秀才廉吏貢於京師屬光祿勲成

帝初置常侍曹尚書二人一主公卿一主郡國蓋

選曹之所始也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尚書

唐以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三省長官為丞相尚書三省之一也尚書省有令有僕射有左右丞太宗嘗為令後不設僕射猶令之尚書也左右丞猶令之侍郎也其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為甲上於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一符謂之告身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

宋法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王安石擅政乃以文選武選皆屬吏部尚書左選主文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東院尚書右選主武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西院

洪武元年設六部以滕毅為吏部尚書正三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省以山西參政偰斯為吏部尚書改正二品中書省既罷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啓奏

徵聘

聖王在御必有不名之臣徵聘尚矣賁玉帛於邱樊躬萬乘於巖阿非好屈抑也蓋必如此始可得非常之才耳聘莘訪渭往古不論如元末廟堂虛無人焉洪武之初設禮賢館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呼為四先生下鎮江而得秦從龍下金陵而得陳遇皆人傑也俱於徵聘得之孰謂晚季之才而僅可收俊髦於七義也任官人之責者宜於山

林隱逸有實負經濟究心名理者奏請敦聘亦人臣以人事君之第一義也

四先生或以謀畧或以文章或以政術人皆知之至陳靜誠先生遇有足異者先生以秦元之之薦聘至俾典戎務上幸其第密咨籌畫授供奉不受洪武元年首陳為治要道三事授翰林學士不受賜肩輿校尉十人除中書左丞不受名至華蓋殿令坐草平西詔除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不受

尋進禮部尚書不受名至奉天門命坐詢問典故時炎暑賜衣命引入內池沐浴賜宴又命其子侍衛亦辭不受年七十二竟以布衣終夫下不肯屈其身以受官上亦不肯挾勢强人以官兩得之矣此三代以後不多見也

讀洪武六年諭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吕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

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十一年諭曰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禮不行故湯致伊尹由於三聘漢徵申公安車束帛近朝臣為朕舉賢朕皆徵用之所舉者多名實不稱徒應故事而

已夫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獲泉薦士期於得賢今所舉皆非豈昧於識人耶抑賢才之果難得也爾吏部其以朕意再諭天下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真材以禮敦遣其諄切如此當時下鎮江聞元御史隱居秦從龍之賢命兄子文正以銀幣往聘將至上親迎至龍江闗訪以時事乃即元故御史臺改為府以居之每有諮問以筆書漆簡甚密左右無知者又以賢良聘至者劉于也以文學聘至

者王禕也聘至而留爲後日用者方孝孺也聘至
修禮書成而不受官者梁寅也聘至修史書成而
不受官者楊維禎陶宗儀趙汸也聘至衡文典試
而不受官者沈夢麟滕克恭也一時名碩盡在弓
旌中孰謂晚季乏材哉
洪武之初人材進用專事採訪徵聘進士之科一
行而罷至十七年復行科舉然每科所取不過數
十百人與名聘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

遵守如故當時楊文貞士奇以白衣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庵沉以儒醫歷御史以至都憲況鍾以吏員至知府並為一時名臣成化而後科舉重而徵聘遂為曠典粤稽載籍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智仁聖義中和取其德也二曰孝友睦婣任恤取其行也三曰禮樂射御書數取其才藝也文辭弗與也兩漢取士則郡國有孝廉之察有賢良方正之舉公卿則得自名補掾史州郡

則得自辟用僚屬是以當時士修於家而聘召自至士不孜孜於求用而人之好德自不能舍之布列在位濟濟多賢雖至桓靈衰微而一時人才風俗之美雖成周不過是也尚賢興行其效豈小小也哉

經曰正其本萬事理今貪墨日甚民生日見凋瘵者凡以致理之末得其本也致治以賢才為本求才以興廉舉孝為本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探本之論也李克曰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察廉之方也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理無是也今欲扶世救民舉一諷百徵聘一事斷宜亟講也

霍韜疏臣嘗伏讀太祖高皇帝遣内使趙通聘壺關縣儒士杜斆諭畧曰昔之御宇内者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泰今朕才疎遺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博學君子齒有

年矣苟若到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為加以顯爵與朕同遊大哉太祖高皇帝之至德也聘一儒士猶自謂才疎遺聖道之良宗其謙德禮賢之心何如也杜斆乃草莽之臣耳猶曰與朕同遊其待臣下之厚何如也又嘗伏讀英宗皇帝遣行人聘崇仁縣處士吳與弼勑諭畧曰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

居徽爾赴闕至哉英宗皇帝法祖之善也

鄒元標疏爵禄富貴天之所不靳子聰明才智天之所不輕畀葢百人中而得一焉用才者宜體上天生才之意國家得才之難之故矣臣讀詩至白駒之章未嘗不歎當時之輕於棄才讀摽梅之章未嘗不歎用才者貴及時也

保舉

夫以天下之大人才之廣而僅取用於銓衡一司

綱疎甚矣欲使官得其人人盡其才舍保舉其奚由焉夫保舉與薦舉異薦舉者誠有所知一舉焉而臣之心畢矣保舉者舉其顯復保其微舉其始復保其終故薦舉者上世之法也保舉者晚世之法也明王好賢如渴而又慎之以不得已非薄視天下也保而舉之不厭慎也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此保舉之始也

兩漢近古人才為盛當時有薦舉而無資格至不舉孝不奉詔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董仲舒之言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此漢之得才所以盛也

宋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

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今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跅弛之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羈馽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此宋人言宋事也近代人

才遠不逮古大率坐此不獨宋爲然矣

馬端臨言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

而所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後

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

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而與郡

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

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夫吏胥一途近日每欲與

科貢並用而不予長吏以辟舉之權則吏治不光

而並用之事亦未易輕議也

明之得人洪宣為盛蓋大行保舉之法也宣帝至出拾隱猗蘭之詩以示激勸故彼時之治幾比漢之文景焉正統二年楊文貞士奇疏言昔唐太宗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欲墮壞良法但所舉之人籍記舉主後有犯贓必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狥私官必得

人矣詔從其議

楊文貞士奇在内閣日所舉賢才列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恤民葢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不得者怨誹不恤也此不愧大臣之義矣

保舉一事三楊當國時謂借以攫吏部之權部意不平事遂漸寢嗟乎使官誠得人人克副官爵祿固朝廷之爵祿也臣子何權之有惟是保舉聽之

衆人叙用仍還吏部使舉非其人部執而議之部用違其才朝廷執而議之事斯善矣

按歴朝保舉之詔洪武元年令舉懷才抱徳之士蒙古色目人一體擢用十五年命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十九年令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禮送京師建文元年令在内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縣正各舉賢能廉幹之人吏部考驗擢用并定連坐法永樂元年令内外

諸司文職官於臣民中有沉滯下僚隱居田里各
舉所知正統元年御史有鈌令在京三品以上官
各舉一員除現任知縣不舉知縣有鈌令在京四
品以上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各部郎中員外
郎掌科道官各舉一員俱從本部推訪除授不職
者併坐舉主五年令進士辦事一年監生歴事考
中併坐監三年以上由吏員授官曾歴兩考者悉
聽保舉十四年令方面知府并在京三品以上官

保舉有才能出衆屈在下僚者聽風憲官及上司
舉薦陞擢景泰三年令各處見任官有屈在下僚
文學才行之士隱於民間文官罷職無贓犯而才
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
面幷府州縣正官舉薦聽用天順元年令處士中
有學貫天人材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
司具實奏聞弘治十一年令府州縣正官保舉山
林隱逸之士懷才抱德經明行修衆所推服者十

六年令各處撫按及布按二司官訪察所屬廉能幹濟者明開堪任某官具奏陞用嘉靖八年命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才行老成繫時望者從公各舉所知至隆慶元年令各處撫按將境内人才逐一搜訪會本具奏以後撫按復命及廵撫年終各舉行一次從此薦舉一事徒為故事矣

撫按薦舉會典所載朝覲年分考察既畢備查被

黜方面有司等官追究所舉巡按御史四人以上革職閒住二人以上降一級調外任一人罰俸半年趙太宰南星疏言保舉之法先臣如蹇義楊士奇等皆嘗奉行有效請於本部之考功司都察院之河南道及吏科各立薦舉簿一扇每遇撫按舉劾疏到即書所舉方面有司地方人才職名方面有司通俟朝覲考察既畢備查所黜官員照依會典所載分别議處庶撫按知濫舉之必罰而無敢

不慎矣

陸太宰光祖舉廉疏臣望皇上無舉卓異而舉清吏特名臣等行撫按諸臣廉訪公論以苦節獨行飲氷茹蘖如昔海瑞邱橓孟秋其人者列為一等以公廉寡欲闇修實履如昔袁洪愈嚴清宋纁其人者列為一等撫按同五花文冊揭報本部臣等叅酌僉同於大察畢日列名上請如得其真雖數十人不為多如不得其真雖數人不為少皇上特

賜宴賞或敕本部紀錄舉後如有改節以負特恩較貪吏之誅戮倍之夫舉卓異天下將矯虔鷙詭而騖於名舉清吏天下必刻意厲行而修其實化貪為廉在此一舉

資格

夫資格者吏部之準繩也使盡屏棄之大匠立見血指矣然以四海之大望人致治朝廷方以重任畀我而我斤斤尺寸能勝任而愉快乎故資格不

得不破無容再計而决也然非明則不知破非公則不能破非置是非利害於度外則又不敢破也大匠之用準繩不束於準繩而後可耳

洪武十一年諭曰朝廷懸爵禄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大哉王言故當時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謭謭於循塗也

金世宗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歴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歟

北朝薛璬譏時政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鴈行次若魚貫執簿喚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當時典選者崔亮也史謂魏之失人自亮始唐開元十八年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始

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宋璟爭之不能得而天下遂不復見貞觀之盛矣

邱文莊濬曰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

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

歸太僕有光曰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帝王之道先為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為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

嚴太宰訥言朝覲之後令來朝官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葢位卑祿薄之臣而中有克自樹立者非豪傑不能也故國初有以典史擢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歷布政如王興宗者宜做此意間陞一二以鼓其志乃以潮州府同知王化為廣東僉事鳳翔府同知江東為陝西僉事辰州府通判鄧元美為四川僉事廣安知州張澤為雲南僉事溆浦教諭李珙為評事碣石經歷郭文通為同

知嚴時以內閣署吏部
永樂而後用人雖漸重科目然以才學自致公卿
者甚多任子如朱長史復之子濬官尚書儀侍郎
智之子銘尚書太子太保其餘有蔭編修給事中
御史者因其才品原不限以官如漢陽知縣王叔
英以方孝孺之薦名為修撰叔英又薦布衣楊士
奇名入翰林修書董倫薦河州衛吏解縉名為文
淵待詔楊解未幾皆入閣

霍韜曰臣觀正統成化年間若馬昂為户部尚書則由貢士若寇深為都御史則由監生若魏驥為吏部尚書若陳璉為禮部侍郎皆由教職若薛瑄入閣則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當時人材雖片善寸長皆無淹滯效忠竭節者得自策勲猷張文忠居正集載洪武六年六月以户部郎中呂熙為本部尚書尋又以為吏部尚書以都督府經歷俞溥為户部尚書以户部侍郎陳則為大同府

同知以大同守將壊法有司不能禁輯故也以刑
部主事陳璿為本部尚書八年二月以都督府經
歴韓焯為户部尚書十一月以登州衛知事周斌
為户部侍郎九年八月以禮部員外郎張籌為本
部尚書十一年正月以西安府知府李焕文寶鈔
司提舉費震俱為户部侍郎禮部員外郎朱夢炎
為本部侍郎以兵部郎中陳銘為吏部尚書十二
年以莱州府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寧波府知府

余文昇為工部尚書常州府知府張度為吏部尚書十月以儒士王本等為四輔官以教諭石璞為戶部侍郎十四年七月以刑部郎中胡禎為本部尚書禎錢塘人御史臺吏也十一月以禮部郎中高信為本部尚書大同衛知事朱安仁為戶部侍郎十五年十一月以上海訓導顧彧為戶部侍郎十八年十二月以庶吉士楊清為戶部右侍郎以給事中秦昇為戶部試侍郎二十二年正月以浙

江道御史凌謨為右副都御史數日又陞右都御

史二十三年正月遣行人賫勅以上尊楮幣賜勞

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以其執法愛民也以韃

靼指揮安童為刑部尚書是以武臣任文職始見

於此二十四年正月以蕪湖知縣李行素有實政

擢刑部右侍郎復以吏部考功司主事周舟為新

化縣丞初舟為新化丞有善政陞考功司至是邑

民詣闕言舟去任民不安願借舟再為丞故有是

命賜宴禮部而遣之二十五年九月以刑部員外郎綦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刑部郎中任勵為本部左侍郎司務祁著為右侍郎二十九年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為吏部尚書左贊善門克新為禮部尚書三十年正月以禮部員外郎侯泰為刑部左侍郎司務暴昭為刑部右侍郎

內外

夫官之有內外也內之中有外焉翰林之於部寺

是也外之中又有外焉部寺之於省直是也在内者既薄視淮揚而不為在外者又遥望長安於天上其得之則侈然自恣其不得也則頽然氣沮營營一官遑問職業矣内者既昧民社之宜外者鮮通輔導之術士無實用未有近世之甚者也周官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古不分文武何有内外互而用之斯固周官之旨乎

漢制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為二千石二千石有

治行者為九卿九卿稱職為御史大夫

宣帝以蕭望之才任宰相欲試以政事乃從少府左遷為馮翊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故試之於

三輔于文定慎行曰宰相之職上佐人主下總萬

國必嘗親歷民事知錢穀刑名之詳然後可以贊

理萬幾不涉懸斷故漢唐以來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文學侍從不出禁門而進宅端揆任

天下之重者

元人王惲云唐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跡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定式又云漢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為

三公

宋人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除殿試上三名南省元外並作邑其後雖宰相子殿試甲科無不宰邑者

胡端敏世寧曰內閣缺不當專於翰詹吏禮當斟

酌先朝閣臣李賢等故事於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簡其公忠體國知人有容練國體王事者推補部尚書都御史缺宜於內部侍郎於外督撫副都御史中簡其人才望懋著者補之則心膂股肱得人任職而天工時亮矣六部侍郎副都御史在外總制總督等缺宜於大理寺卿坐堂僉都御史府尹詹事學士并在外各處巡撫巡視南京管糧副僉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共四十餘人

内推補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御史缺宜於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史郎中在外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參政年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内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十分資淺者陞署職令其領勅一般行事其有在邊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裏不為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都常管此方十分年深勞著者就陞部院掌印如正

統天順年間金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尚書府尹及布政使稱職者留以久任遷陞侍郎并坐堂副都御史如天順年間刑部尚書陸瑜禮部尚書蕭暄皆由布政陞翰林院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講讀草制誥修史牒最一清要之職唐宋以來多重此官以備卿輔之選然多選外官才學過人者試任雖取中狀元亦令試歷民事方纔取入翰林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

統以來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教授黄淮劉
鉉張益由中書舍人郤濟陳仲完由教職儲懋王
洪陳山由給事中劉球李時勉陳敬宗由主事胡
儼由知縣蔣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陞翰林詹
事春坊等職又如張英由教職薦陞給事中復進
中允郭璡由叅政李賢由主事薛瑄由御史皆歷
陞侍郎尚書兼詹事學士又如張顯宗由翰林歷
陞祭酒出為布政郭濟歷任春坊復陞知府王珣

由檢討陞大理寺丞廵撫貴州歐陽謙由御史改

編修復陞郎中徐旭由御史陞郎中祭酒復改修

撰羅汝敬由侍讀改御史是皆惟才所宜不拘内

外出入所以得人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上而君

身朝政缺失下而臣僚是非邪正皆唯其所言是

聽使非其人人主誤聽其言則聰明惑亂是非邪

正不明誤事不小不聽其言又為拒諫取謗天下

至於御史又有廵按激濁揚清除奸革弊之責所

係一方利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我祖宗朝如王翱由寺正甄庸由知府左遷陳祚由參議康慶由知州落職皆復陞御史虞翔王鐸年富由教職冀凱由州判官皆陞給事中又如丁璿由主事馬守中由同知俱陞御史徐旭由御史郎中復改翰林歐陽謙由御史入翰林復陞郎中是皆惟才所宜不限資格所以得人而又拔其尤者超擢侍郎僉都御史等官所以肯盡其職且又不時考察使

偏私浮偽者不得混於其中以惑上聽明所以天下常受納諫之福而君上不受拒諫之名知府知州知縣於民尤親於治體尤重宜畧倣唐內外均調之法不歴刺史郡守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歴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進士出身不得徑選州郡正官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參政副使參政副使缺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久任卓異者當之

管志道疏正統中劉永清翰林院侍講也以才堪

繁劇擢為廣東左布政景泰中徐有貞春坊左諭德也以智能治河擢為僉都御史而嘉靖中歐陽德則以知州而累遷禮部尚書魏校則以副使而名為國子監祭酒蓋猶内外通融也近乃專以内閣及禮部詹事府國子監堂上清秩為遷轉翰林官之地别衙門不得與焉即有自翰林出為方面者亦以備考察之遺與左遷無異矣又如宣德中初設巡撫官則郎中趙倫員外郎吳政長史周忱等與御史

于謙同擢為各部侍郎弘治中大理寺丞缺鄒魯以御史諆陞而吏部竟從何喬新之薦以郎中魏紳補之蓋猶擇人不擇官也近乃專以都給事中與文選司郎中占提督四譯館及謄黃通政之缺以監察御史占大理寺丞之缺其餘雖德若顏閔才如張葛弗與矣

久任

夫官之不能集事也陞轉之速也經曰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不久而成聖人難之况其下焉者乎雖曰晩季淩競志希速化稍需次焉則拊髀書空攢矢銓衡之堂矣然有說焉非人不樂久上亡有以處久也古之久於其任者大槩皆賢者也不則去之惟恐不速寧能久乎其賢者功深而效著惠浹而譽起上於是初以璽書褒之繼以車服寵之再以顯秩擢之彼久者既得行其志而又大其報其誰不以久為榮而以速為辱哉漢之三公

闕則以九卿郡守賢而久者任之故其得人婉於

三代人情何常顧上所以用之者何如耳

宋濂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官

莫善於久任

葉氏曰周官司士以久奠食何也葢古人爵人以

德不觀其暫而觀其常禄人以功不觀其驟而觀

其素任事以能不揆其始而揆其終議論要諸久

而後定功效要諸久而後成此先王所以久於任

人而不驟遷也

考久任之法三代皆世官也至漢文景之後治幾三代宣帝有言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衆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輙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漢世循良於兹為盛

司馬温公光曰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

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茍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輙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

元人吳萊云欲富國者必在於養民欲養民者又必在於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茍重其選將任

之以久而可成功茍嚴其職將權有所歸而易集事

韓尚書邦奇曰官不久任雖欲言治皆茍而已百弊皆生於不久任百利皆生於久任非可以言說盡也不必上考古制我髙皇之法三年一考六年二考九年三考然後考功司付文選司因其考語之髙下或平除或陞一級或陞二級間有緊急用人功業顯著者六年以後亦得超陞若不再考而

陞者考功必詰之文選何所憑據而知其賢乎弘治以前皆遵行之舊事按察司官惟按察使陞布政副僉鮮有陞布政司者惟風力不著之人間以陞之副使李隆陞參政見邸報泣曰我何負於其職而陞此官乎遂致仕去布政司官亦鮮陞按察司者至正德中止因躁進無恥之士干求權幸而圖速化吏部以其年資尚淺無可柰何或以僉事陞參議或以參議陞副使而祖宗之成法壞矣

張文忠居正疏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政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上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補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

必爲小轉之法互遷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鈌乏矣

巡撫久任周忱在蘇松二十二年王翶在遼東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鎰在陝西十餘年

宣德中陝西鞏昌知府孫亶昌黎知縣楊僖俱九年考滿耆老乞留命各加俸二級復任

蘇州府知府况鍾吉安知府陳本深兩處部民請

留加正三品仍管府事

陜西寧州知州劉綱為州守三十二年每考績皆

以州民奏留仁宗特賜璽書褒異加四品章服

吏部自永樂改元至天順丁丑上能推誠下無逸

口盖五十六年僅蹇郭王三尚書耳自弘治丙辰

至嘉靖辛亥亦五十六年凡易二十八人此後更

如傳舍銓部如此他可知矣

内閣久任則楊文貞公士竒歷三朝四十三年楊

文敏公榮三十五年金文靖公幼孜二十五年楊
文定公溥二十一年陳芳洲循十三年商文毅公
輅前後十七年彭文憲公時前後二十年李文達
公賢十年劉文穆公吉十九年徐文靖公溥十二
年劉文靖公健二十年謝文正公遷十一年李文
正公東陽十七年楊文忠公廷和前後十四年費
文憲公宏前後十三年張文忠公孚敬八年
吏部則蹇忠定公義二十七年輟部事備顧問者

八年郭公璡十七年王文端公直十四年王忠肅公翶十八年尹恭簡公旻十四年王端毅公恕先後十餘年九卿則夏忠靖公原吉在户部二十八年胡忠安公濙在禮部三十二年馬端肅公文升在兵部十三年戴恭簡公珊為左都掌院十二年巡撫則黄忠宣公福在交阯十九年周文襄公忱在蘇松二十二年于肅愍公謙河南山西十八年陳祭酒敬宗在國學二十年況公鍾守蘇州十二

年

吏部以年高久任者蹇忠定義在部時七十三王文端直在部時七十八王忠肅翺在部時八十四馬端肅文升在部時八十一黄太宰宗載在部時七十八王端毅恕在部時七十七王太原瓊以七十三再入吏部楊文襄一清起吏部入閣七十六王國光在部時七十一楊海豐巍在部時七十四孫恭介丕揚在部時七十三趙忠毅南星在部時

七十五至於以八十為内閣如楊文貞士竒諸人以八十為部堂如儀宗伯智諸人載於王元美集中者不録也宋人有言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興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喪亂之時諒哉

宣德中蹇忠定夏忠靖在部俱將三十年上以其

春秋高尚典劇司非以優老乃令解部事朝夕左右討論治理

陞除

夫推陞選除銓之大端也司官之條分縷晰者至堂而合挈矣司官之詳稽博採者至堂而施行矣司有難肩之擔堂猶難焉其誰肩之司有難任之怨堂猶難焉又誰任之故高居端揆之堂者當鑑空衡平因物付物以彰癉還之天道以名器還之

朝廷以利害置之度外庶幾福被民生慶延宗社百官所以統四海所以均乎昔趙忠毅在部年踰七十日以懲貪抑競為事嘗曰年老如此不為何待時危如此不救何時此忠之為忠毅之為毅也嗚呼能無念哉

國之大僚政事係焉會推不可不審也每遇員缺先一日移會大九卿掌科掌道集於闕東九卿東西立科道北向立選司致詞推其缺遞一空冊於

冢宰冢宰云推某正某陪各畫題而本不列名此舊例也吏科給事中翁憲祥云大僚之有會推蓋冢宰不獨受其權博謀以示公若冢宰舉手而聽則所司何事

萬歷壬辰内閣張位議會推大臣宜令九卿科道各舉所知送之吏部類奏取自上裁孫太宰鑨爭之以為會推乃爵人於朝之義官至大臣歷已久才品已定會推之時九卿科道俱在如有不當

自宜面相爭引何必類奏給事中史孟麟疏云如輔臣之言則始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聽上自裁旨由閣票內托上意外諉廷推誰執其咎遂罷其議嘉靖中禮部尚書汪俊請告上徑取南兵部侍郎席書補其缺吏部尚書喬宇固爭以為尚書不由會推祖宗百餘年所未有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人韙之

少詹事霍韜既陞詹事辭不拜以新命由內閣推
用也因言內閣推官非祖宗制自楊士奇楊榮楊
溥及李東陽楊廷和專權植黨籠絡翰林為屬官
中書為門吏故翰林遷擢不關吏部而中書至有
夤緣迭進六卿及支一品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
遷擢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為腹心內閣
不陰結翰林為朋比
萬歷辛卯閣臣員缺例當會推上傳趙志臯張位

入閣辦事申公時行密薦也陸冢宰光祖執奏曰
閣臣例當會推兩臣之賢即不負所舉然一聽密
薦恐開狥私之門上是之後不為例時王公錫爵
曰詞林鱗次有例光祖正色曰宰相非掾史何可
例進即請致仕
會推冢宰嘉靖中尚書聞淵致仕會推禮部尚書
徐階上曰階方事朕左右如何輙擬外遷乃推戸
部尚書夏邦謨

萬歷中吏部尚書孫鑨致仕内閣欲推禮部尚書羅萬化時侍郎趙用賢署篆以為不可勲司郎顧憲成云内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衙門之結局况論用人大道止當問其孰可内閣孰可冢宰不可問其孰為某衙門論救世大機通冢宰於翰林其勢易通内閣於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深計也内閣無以奪竟用南太宰陳有年清正時稱得人

選法之壞自萬歷甲午置籤始也孫太宰丕揚杜
權貴請托之獘行大選掣籤之法一時稱公于文
定慎行譏其非體古人見除吏條格却而不視以
為一吏足矣柰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
無所秉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材長短各有所宜員
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煩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
各有所凖而以探丸之智為挈瓶之守是掩鏡可
以索照而折衡可以懸決也

趙忠毅疏掣籤之法自古未有自萬歷年間始用之以示公其初即不能行遂有造籤之法討缺者無不如意御史瞿學程之疏至以為可笑良亦無怪其然荀卿曰探籌取鈎所以為公上好曲私則百吏乘是而後偏此假設以見行法之在人也而不意天下之果有此事也似宜變之以復祖宗之舊遂停抽籤之法至天啓末復行人因譏銓部為

籤部

豐城李太宰裕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設木牌上書皇天鑒之四字與二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并選人姓名品第較量筆之於牘至期引奏畢對牘填榜更不移易此吏部原行之法銓之所以為銓也

詞林陞用原非一格如都給事夏言為侍講學士左給事司馬恂陞洗馬呂懷改春坊司直給事金幼孜改檢討御史王子沂為左司直徐敬陳灝劉

子春周幹韓守善等俱陞中允王大任姜儆陞侍讀學士陳叔綱邵宏譽陞修撰歐陽兼改編修吏部主事李賢唐順之戶主陳淪兵主虞淮陳節之俱改編脩禮主劉球兵主劉鋐陞侍讀工主王一宏改修撰中書舍人芮善姚友直陞洗馬黃淮陞修撰朱孔暘陞編修行人右司副張洪陞修撰蔣驥沈伯咸改檢討茍有真見特疏陞改則用人之端也

倪鴻寶元璐考選議考選一事請自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員其於科道但擬懸銜部司照常銓次具題得旨則以所定科道人數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為治行之尤在内閣即可一意衡文不必分心采望其高下名次以文而定而授官編檢仍準官評如原擬給事者則授編修原擬御史者則授檢討拔科道之尤為館員既可尊文學於政事之上定編檢

之次以部議仍是升器識於文藝之先

何良俊言考選科道當於各部署主事中推舉不當徑用新行取諸人以推知取到者分置各部任事後選其有風力者任科道

胡氏致堂云祖宗時充臺諫之選者皆天下望士或中外踐更已久無所不知故能有補後世乃以新進為之宜其觀望喋喋而莫可遏也又司馬溫公言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

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此乃名言

洪熙己未諭尚書蹇義御史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又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廉清公正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

趙太宰南星言可以救民者莫過於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能使貪污解綬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州縣官不敢害民二

者官有大小皆宜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可也

翰林陞轉論資科論俸道論差吏部論選大約以六選為準科道吏部年例六年以上陞參政五年以上陞副使四年以上陞參議三年以上陞知府僉事內外陞科每年二人道四人吏部一人科與吏部又有以大計勞陞者御史以兩織學差滿陞者內外陞原逕從部定移取非例也

吏部司官雖論省然亦有不盡拘者如萬歷中呂坤黄克念皆寧陵人而同時司汝霖傅作雨皆江陵人而同時趙忠毅于江西用吳羽文鄒維璉雖人有煩言趙不之顧

吏部以觀政進士而即補本部司官者李公賢時郭公璡為太宰見其嘉禾詩曰此臺閣器也即補驗封主事譚公倫觀政時王公翱為太宰一見即曰南人中乃有此誠實之人即補驗封司主事夫

吏部方欲破格用天下之才而於本衙門司官顧不當破格乎各部司官外陞皆有定俸九年大參七年憲副五年參議四年知府三年僉憲禮兵二部無知府然隨才酌用地方不拘而萬不可使之闒㪍躐治也

高文襄拱署吏部加意郡邑正官尤重邊才疏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賊之責必擇年力精强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

以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畧恢宏可當大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用之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二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悞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於後庶脩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直隸兵備俱有兼制隣近州縣之責勅書具載至於各省直交界道分如大

名山東河南北直與徐州南陽荆州襄陽之類推

之有接壤守廵官俱宜選擇而使重其事權假以

便宜凡隣制有司給由一體註者庶幾有分土無

分吏分民而精貫脉聯方成臂指相使之勢此弭

盗撫民最急務也

提學一官關係極重俱用風憲官須選品行文章

兼優者充之不論資俸每科場後例有甄别有内

轉有平調有議處今欲興士行為國儲真才其法

不可廢

漢以來重守令守令親民得行其政故當時循良為多雖有刺史部史有繡衣直指之屬間一命之不專以為治也唐世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為採訪處置使又改為觀察使其戎旅之地置節度使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而已宋時州郡控制按刺率五六人元時立行中書省設官皆視中書至明改為布政司今猶稱其省仍元舊也各省布政使二

人參政二人參議二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僉事二人又有廵撫統之歲命御史按之政令紛然守令欲舉其職難矣留心世道者所宜講也

内六卿分職守令則六卿之責皆萃焉外三司分職守令則三司之責皆萃焉故非才識不可以漫授非久任不可以責成昔元末任非其人酷刑横斂台温處之民樹旗村落曰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由是黄岩方谷珍

因而肇亂江淮紅巾徧四方矣今欲救民水火可不慎擇而久任乎

按縣令之制在唐有七等一曰赤京都所治二曰畿京之旁邑三曰望滿四千戶四曰緊三千戶以上五曰上千戶以上六曰中不滿千戶七曰下五百戶以下凡注為令總治民政勸課農桑與戶口賦役錢糧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於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厲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

都監或監押其職守若是

宋諸縣令以十二事遵行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宰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恤田户十二曰無妄訟而以勸課農桑總之冡宰王恕在部中有青州府益都縣新進士石存禮年二十二歲應選知縣乃改選行人題曰竊惟知縣乃一縣之主百責所萃生民休戚

係焉今石存禮年方二十二歲氣質清秀形體孱
弱若除授知縣使之宰百里之地居羣僚之上督
率衆職分理庶務加以送往迎來承上接下勞苦
百端恐不能堪看得行人司行人亦係三甲進士
該除官員其職最簡而無勞事故將石存禮仍送
該衙門辦事候有行人員缺另行除授行人使本
官讀書進學日省月修待其考成然後授以任事
之職斯可責其成績

給事中楊允繩言古者立郡縣之等明銓序之品所以人與地相適今宜斟量政務煩簡地方邊腹道里衝僻列三等為銓除中有請托規避者痛加裁抑至於履任後人才地方或未相宜又有出於銓擬所不及者令撫按官奏報改調則人才各適於用銓擬漸趨於平矣

高文襄疏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省惟有民社之寄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閘壩等官其官甚卑

其家甚貧一授遠地或棄官不能赴或去任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矜宜照教官例酌量隅府近地銓補

國學例於三九月陞轉博士助教皆從八品學正正九品學錄從九品部院寺司務亦從九品是司廳之缺惟正錄可轉而往往品高者越之越一人遂致久候不均不平宜令選司立畫一之規可也

宣德中方面官俱令在京五品以上保舉初行甚

善既久弊生景泰初王冢宰直力言其非仍還之部用時李文達賢為選司令將六部郎註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御史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方面有缺持此帖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既用而人不知奔競之風頓息初行内閣不悦既服其公

范公景文典選時上疏令天下仕路舉國如狂嗜進如騖毋亦衡鑒之地先自不清而欲其恬漠寡

營詎可得乎竊念除者有歳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績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為之諱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願諸臣勿為臣等諱以天地人材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萬世共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可自信者

范公此疏可為吏部銘

吏部有用人捷法無如進士觀政久之人視為故事矣進士分試九卿衙門觀政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而試之視其人端邪能否若燭照而數計之於是會其實以上於天官天官籍准以為銓注文學政事風節慈愷隨所成以授其任任則必久而不數更是以無不可用之才無不可知之人此易簡之道先朝所以得人為盛昔李賢觀政吏部郭太宰璡見而器之題授稽勳主事由郎署而少宰而

太宰始終在銓卒成賢相此知而用之之明效也
萬歷二年吏部題辦事進士不許借差引疾如有
疾者准令在京調理三月不痊掌印官方與具題
仍申諭各官躬儉用以省費忍嗜慾以保身習律
令以通政務服勤勞以圖報效得旨詐病托故推
奸避事的部科即便糾奏照例罷職不叙其狥情
題覆朦朧結勘一體治罪其嚴如此余於辛未觀
政戶部司農畢公屢委查兌錢糧同年諸人觀政

刑部者皆理部事上本列名

考課

夫取人之途欲寬不寬則野有遺賢也課官之法欲嚴不嚴則朝無實政也取而仕之任而課之亦賢者所樂見其長也聖王豈有姑息之政哉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舍明試別無車服之道矣故周禮日有成焉月有要焉歲有會焉不厭詳焉明興考課之制遠法唐虞近酌列代最為有法至江陵相

柄國大加振刷益赫然可觀迨其顛躓時且以覆轍鑑之矣人務因循事趨簡便內外大計止據各衙門開報聊一舉行而三年報滿槩加褒奬以為封典之地已耳何怪乎人競傳舍其官而事功日見其隳也

百官考課之法皆以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是則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制也官滿者則造為牌冊備書其在任

行事功績屬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目轉送御史考核焉亦書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狀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平常三曰不稱既書之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其立法之簡而要詳而盡漢唐以來所未有也

按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畫天子則受丞相

之要唐法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善最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宋法有審官院考課院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許進秩明之以御史考核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脚冊引以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

九年之內二考稱職一考平常從稱職二考稱職一考不稱職或二考平常一考稱職或稱職平常不稱職各一考者俱從平常二考平常一考不稱

職從不稱職其陞降又論地方繁簡京官俱以繁論

京官有首領者得稱堂上考滿得單引不出考語其餘如庶子諭德等皆出考語又給事中除職事相等得前後通考御史外除則不得通考有司官考滿至部如戶口不增者送問清軍得三分以上者得陞其餘雖錢糧未完不在問例

王端毅恕於弘治三年奏言考課之法廢格不行

甚非政體今後考滿官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故當時政治精明中外恬熙及王瓊為太宰乃言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方面官有巡撫巡按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於是成法盡壞而政體日偷

初制閣部大臣考滿多有不能還職者如鄭曉今言載内閣胡儼以考滿出為祭酒故永樂五年十

一月諭蹇太宰義曰胡廣等侍朕日久継今考滿
勿改外任
嘉靖五年吏部奏請凡府州縣官治績卓異者各
撫按以聞令其加俸管事俟九年滿不次陞遷報
可
洪武十七年九月以懷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司
斷事高翼靜寧州判官元善俱為右僉都御史東
昌府教授馮敵為左贊善皆以秩滿考績課最故

超擢之洪熙元年思州府通判檀凱九年考滿當陞其民詣闕言凱愷悌乞留復任加正五品俸以優之

韓尚書邦奇曰古人九載黜陟幽明今制三年考察其法已密在外撫按事竣復有旌劾是又不時考察矣其所劾固有貪殘之輩中間或小過或詿誤或譖謗或語言不合趨承未至以致黜退我國家以科目取士中其選者皆俊乂之器才識不大

相遠但習與不習耳習之於累年棄之於一旦以
壯年有用之才終身閑廢深可惜也
邱文莊濬曰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各
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及所行事件
有未完者當廷合奏以行黜陟近因選調積滯設
法疏通輙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不復稽其實跡
立為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之大非
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

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三考然後黜降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伸理其愛惜人才而不輕棄絶如此彼何人哉立為此等名目加以空文何以厭服其心乎

鄒忠介元標疏臣查先朝以陸容之賢能為人甘心至今載之埜史以為寃抑遇者一錮顔鯨再錮胡桂芳萬廷言三錮管志道譚者皆為諸臣寃臣竊以為奪一時浮榮與萬世清議諸臣得專心并

精不朽之業視之浮榮猶一吷也是所奪諸臣謚
所與諸臣㑹何所不樂故近為國體傷遠為國史
玷以黜幽宏典開報復私竇正人君子心竊憂之
臣愚謂京察年分不必分單咨訪許部院各寺糾
覈各屬以備考察如撫按糾方面例翰林屬之掌
院六科屬之掌科倘糾覈不當他日公論既明重
則削職輕則不與葬祭夫彼既已官成猶不為國
惜才使好修之夫屈首蓬藋足以干天和召戾氣

即重懲不為過也法嚴則人心肅彼雖求一時之
諧衆口不能不憚他日之拂公論矣且與其陰開
冊送部院不若明上疏君父之前使疏而果當其
罪是與衆共棄之也光明正大之典願力行之
胡端敏世寧上疏臣先為南少宰署事察吏五人
陳璜朱應昌陳則清陳榮喬祺當黜稍令外除今
細詢之五人者俱能其職且素賢臣前事已過乞
復之五人卒得復徐文貞常言王三原為太宰大

計疏上孝宗黜留九十員自方伯至尉三原執之力或曰此皆廉吏上使人察得之者三原乃使親信於近畿州邑訪數人果皆不染脂膏遂不復執以此服孝宗不惟仁厚大度而英睿精綜使人不欺如此當時内侍亦皆謹飭無敢饕肆其治象可想見也端敏不執己遂過誠有古大臣風

天順八年令考察誣妄者科道官指實劾奏南京者則責南京科道官嘉靖六年令朝覲官有考退

者果執法被誣奪職許大臣言官即時論辯舊時立意公慎如此後乃嚴禁則寃抑者多矣

吏部以考成為飭吏自崇禎朝始按萬歷中吏部因戶部条罰徵賦不及格官員當降調乃疏言地方有素稱難處各官恐其為累亦有願離地方以别就功名者於是政拙催科心甘降調則本以示懲適遂私計若乃前官積逋數多後官所徵止作前數而見年之額反稱逋負俱非事理所安此後

宜以見年為正徵當年既完以前負為帶徵陸續補足總計分數若干議定降格其當降者止降一級仍在地方視事俟完足之日復原官復官之日始計俸考秩行取陞遷至於地方凋敝殊甚雖盡力催徵而亦不能完者當令撫按官覈實定限許其從容徵補如資俸已深限期未滿而額有半完者亦得陞遷行取上從之按正徵帶徵之法余於崇禎辛未初為令猶行之至丁丑候考在京見一

切錢糧俱入考成縣令即有賢如龔黄亦無所用之矣而國之亡實在於此

羅太宰欽順吏部題名記建官之法源於邃古至周而益備以善三公論道三孤弘化六卿分職取法於天地四時而天官卿實掌邦治天官雖與五官並列然五官之得人與否亦必由之故其責任尤重傳所謂天子之相是以周家治化之盛歷年之久前後鮮及雖由文武成康賢聖繼作抑豈非

建官有體職分勢一相與左右維持之效哉嬴秦事不師古亦既罔終由漢以來規制率相沿襲未有能卓然盡復周官之舊者其治效之不古若無足怪也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開萬世之基制治保邦一惟有周是式乃洪武十三年斷然罷

草中書天下大政悉以分屬六部而升崇其品秩於是尚書秩正二品左右侍郎秩正三品凡中外百官封拜考課黜陟之事吏部掌之列聖相承凡

用為吏部者恒極一時之選而冢宰之蒙簡命禮數特異若夫勲勞茂著則三孤是加及其卒也往往三公是贈申之以易名之典任之専待之厚而其人所建立光明碩大亦班班可數治隆化洽端有頼焉雖嘗驟值權姦僭作威福若無所容其力者徒以體統素正品式具存猶得慎守堅持黜抹潛扶以需大來之慶夫然後有以知我聖祖之稽古建官慮周萬世而收其效於近日者亦云偉矣

今天子初即位首用趙郡石公為吏部尚書俄入
掌絲綸亟名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太原喬公
為之代至則修明紀法舉措惟允孜孜夙夜以翼
維興運與石公先後一心朝野欣欣以為太平可
歲月冀矣公視事稍暇日考求前人名跡以為尚
友之資已而得大司徒九峯孫公所集兩京吏部
題名錄參互考訂乃戒工礱石次第書而刻之將
樹於部之後堂以表交承存法戒焉惟吏部之稱

於北京始自永樂辛丑迄今嘉靖壬午凡百有二年中間十六七年雖仍以行在吏部稱然大政所出固無改也故今題名之刻斷自永樂辛丑始卿佐凡七十五人其在南京及辛丑以前之行部皆不與焉後來者可得而續書也刻垂畢欽順適承乏南銓公遂以記文見屬顧惟不敏再三辭避而公不余釋也乃勉書其顛末如此若其人孰為可法孰為可戒觀者當自得之要豈出於公私義利

兩言之外哉是為記

丁尚寶元薦萬歷辛亥京察記事序今皇上御極四十有二年大察京朝官者七其一以星變閏察前後主計者太宰稱孫清簡（鑨）御史大夫稱辛襄城（自修）温三原（純）南太宰稱李肅敏（世達）曾吉水（同亨）御史大夫稱海忠介（瑞）陳恭介（有年）少宰稱楊上饒（時喬）副院稱陳莊靖（瓚）功郎稱趙高邑（南星）諸計大不平於輿論者丁丑辛巳所甚快曰癸巳次丁亥次乙

己丁亥借拾遺大僚諱襄城去矣癸己借拾遺庶僚諱高邑逐清簡行矣乙己借楚事妖書諱三原上饒岌岌乎不免矣是明為羣小報復也顧稽勲憲成王比部德新發憤於丁亥陳秀水泰來張義興納陛滁陽巖顧梁谿允成薛毘陵敷教于金沙孔兼發憤於癸己陳給事嘉訓劉車駕元珍龎武庫時雍發憤於乙己諸君子至今有一人挂仕籍者乎盖姦人巧於簸弄敢於亡忌惲手滑者三十年矣雖然此標也網紀

不肅則倖門啓清議不重則四維裂君子斷斷苦口為國扶元氣非求勝於小人也説者曰激而兩敗不若劑之以平夫君子還之以君子小人還之以小人天下之至平也晝一於令甲而清議為權輿舍此非遷就閣臣即左右袒於臺省前却於門戶者又一門戶也避門戶者巧而逃之無非無是執不得不混混之為槩也徽獨紫可亂朱抑使荃化為茅於是乎主計者之責綦重且艱風波日滋

險嗟乎三原(王恕)之齮於邱文莊(濬)也鈞陽(馬文升)之脅於王蓋吳莽也孝廟時已作之俑寧論今日哉一則自捄一則藉口劉文泰猶可解者若乃鐵冠鷹𦃇秉憲一堂忽焉首鼠成事開翻局之端自辛亥始也乘釜鬵之機糾衡决之衆陰搆陽煽撼必去之太宰怵攢眉想苦之閣臣主之者二三人而噂沓於臺省又自辛亥始也時有刻京察記事者覈之疏揭不能半其人亦多不安於心故有所諱

與譬若訟然兩造紛列立堂上者虛平叅互是非不鉤索定矣又豈以衆寡強弱分勝負哉予故仍原本蒐遺漏若干条以萬歷辛亥論其世也時南計則史晉江為政婁江四明崑宣諸黨拊掌稱二十年快事嗟乎此又富平之辛與

郯忠介元標銓曹紀要序憶余為郎猶得事楊海豐宋商丘楊博大有容啓事頗多商丘精勁而以痒甍其後如孫清簡陳恭介陸莊簡蔡奉新孫富

平楊端潔皆世推㒺呂然上饒當相臣去就未定故得優游在事餘皆不得安其位默默去獨孫富平疏鳴不平上卒鑒其忠再名之然竟不得志去冢卿者各司之表各司者冢卿之幹幹强則表榮表端則幹直聯絡一體相為榮悴冢卿既不安其位何有各司諸君子柰何不逐不老且死也昔三楊在事西昌冢卿十八年歸老澄江猶賦詩有未竟用之歎使其覩今日蒼松翠栢亂落深箐明珠

碎壁擲棄道旁感歎不知何似又使起西昌鹽城三原而在今日挽回又不知何似余不無遐思焉余又惟銓政固有推之者亦自推也世法無常我有常無常者變有常者卒不變使人各守其常可生可死何有一官庶幾澄清而有日矣

附載

崇禎七年甲戌八月二十一日上御平臺名内閣九卿科道及翰林院等官令各舉堪任吏部尚書

者閣臣溫體仁奏臣等先舉恐諸臣覬望倖諸臣舉後方舉所知吏科盧兆龍等亦奏科道例不薦舉只舉有不當的方行糾劾西班定國公徐允禎等奏臣等例不與推文官上令各舉所知也好遂令内璫授紙筆令書名於是西班先舉原任吏部尚書王永光南吏部尚書謝陞兵部尚書張鳳翼戎政尚書陸完學刑部尚書胡應台而吏部左侍郎張捷舉南都御史唐世濟原任尚書呂純如右

侍郎賀逢聖舉其鄉胡應台戶部尚書倿恂舉南
戶部尚書鄭三俊禮部尚書李庚先舉倿恂右侍
郎陳子壯舉其師內閣大學士王應熊欲如高拱
故事衆哂之兵部尚書張鳳翼舉倿恂刑部尚書
胡應台舉其鄉原任尚書陳所學工部尚書周士
樸舉其師左都御史張延登戶兵刑工各侍郎俱
舉其部尚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田惟嘉舉胡應
台左僉都御史師衆亦舉應台及其鄉原任侍郎

李邦華大理寺卿朱大啓舉謝陞唐世濟左右少卿李日宣鍾炌共舉倪愉胡應台鄭三俊及其鄉南工部尚書劉定國左寺丞李懋芳舉其鄉原任尚書商周祚原任府尹劉宗周通政司通政使楊建烈舉倪愉左通政吳甡舉鄭三俊翰林院掌院詹事吳士元舉胡應台既畢於是大學士溫體仁錢士升同舉謝陞大學士王應熊舉唐世濟大學士何吾騶舉倪愉上曰在北各官現有職掌不必

推因詢謝陞唐世濟何如人輔臣各有奏對次及呂純如上曰純如係逆案中人且問科道如何說於是吏科盧兆龍首糾而工科孫晉兵科蔣德峻繼之御史金光宸韓一元繼之獨掌河南道御史羅元賓默無一語而張捷力薦純如至云用純如不效願同罪上曰既是逆案中人不用也罷復以次詢陳所學商周祚諸人已復令九卿各舉侍郎一人而退是役也上鄭重太宰之選廣咨精擇曠

古一遇然數日前舊宰李長庚方逐即有言溫體仁欲用謝陞唐世濟者及名對時掟首舉世濟大理卿朱大啓為溫同鄉所舉謝陞唐世濟迎合其意而三十三日上特名陞世濟之命下矣既而謝陞入吏部與體仁合力以逐文震孟唐世濟為都察院薦霍維華遣戍

春明夢餘錄卷三十四